

她的代号

白牡丹

肖云星 著

黄河文艺出版社



她的代号白牡丹

肖 云 星

责任编辑 常辛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西里路94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10.625印张210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3次印刷

印数：500,001—582,650册

统一书号10385·43 定价 1.7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我地下工作者为争取飞虎团起义，与敌特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斗争的长篇小说。

解放前夕，女共产党员丹华奉命秘密去滨海，执行一项十分特殊的任务。丹华一上火车就遭到敌特跟踪，刚摆脱“尾巴”，又落入魔掌。她身入虎穴，机智勇敢，利用矛盾，与特务展开明争暗斗，终于完成党交给的十分艰巨的任务，使一个代号“白牡丹”的行动计划得以实现。

这部作品塑造了女共产党员丹华的英雄形象，故事曲折跌宕，引人入胜，其中既有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又有生离死别的抒情场面。此书出版以来，受到读者的欢迎。这次作者又作了较大的修改，使作品更加生动感人。

目 录

一	飞车甩谍	(1)
二	特别上校	(10)
三	婚礼奇遇	(20)
四	牡丹小姐	(37)
五	歧路彷徨	(47)
六	委座临视	(58)
七	风波骤起	(68)
八	忍辱负重	(76)
九	暗设诡计	(91)
十	不幸遭遇	(100)
十一	迫在眉睫	(110)
十二	赤诚相见	(119)
十三	秘密审讯	(128)
十四	针锋相对	(136)
十五	特派大员	(150)
十六	非常事件	(163)
十七	痛下决断	(174)
十八	节外生枝	(181)

十九	勾心斗角	(195)
二十	情况突变	(204)
二一	金蝉脱壳	(214)
二二	刀光剑影	(223)
二三	随机应变	(233)
二四	毒辣阴谋	(241)
二五	情报少将	(250)
二六	政训处长	(259)
二七	生离死别	(267)
二八	同舟异梦	(282)
二九	步步紧逼	(292)
三十	当机立断	(301)
三一	船台搏斗	(314)
三二	追击命令	(325)
三三	奔向光明	(331)

一、飞车甩谍

夕阳西下，余辉残照。

一列开往滨海的特别快车，迈开沉重的脚步，踩着殷红的血迹，惊恐地从南京车站开出。

站台的墙壁上，那些没有被水冲刷掉的大字标语，不断地从眼前跳过：

“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八项和谈条件！”

“严惩‘四一’惨案的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

“和平爱国，分裂有罪！”……

此刻，南京城内正处在一个惊慌失措、混乱不安的时刻，那些满载着家财物品的大车小辆，仓皇地潮水似地流向码头，流向机场，流向车站。

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太太小姐、达官贵人，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体面，顾不得列车已经开动，奔跑着、喊叫着争抢上车。有的抓住车门，有的攀住窗口，东西掉到地上，滚到车下，一片狼狈景象。

他们都想早早逃离这个国民党统治了二十多年的旧巢穴，好象晚走一步就要受到灭顶之灾的历史惩罚。

这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的一天。

坐在六号车厢里的一位中年妇女娴静地靠在窗子上，带着微微嘲弄的兴趣，望着窗外这一幕幕热闹的情景。她边看边轻轻地把脖子上的紫围巾换成白纱巾，将盘在头顶的麻花型发结松开，蓬松地披在肩上，然后摘下那副深度近视眼镜。转眼间，她变成了一位年轻美丽的少女女郎。这些动作她做得那么自然，那么熟练，车厢里的人谁都没有觉察。

这位少女年约二十五六岁，椭圆形的脸蛋上，显出弯月形的黑眉和两只聪慧明亮的大眼。睫毛又长又密，象是化妆师巧妙地整饰过的一样，把那双本来就非常秀丽的眼睛衬托得更加动人。特别是她那白皙柔嫩的面容和肤色，带着明显的苏州女郎的特有风韵。

但是，她的身段结实而灵巧，神情机敏而刚毅。美丽温柔的外表和内在潜藏着的意志力量，在她身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也许是她那纯洁的天性和复杂多难的生活经历所造成的矛盾的产物。一个白色的牡丹花发卡别在她头上，使人从神态、打扮、年龄上，都很难猜出她的职业特征。她象是大学生，又象是年轻的工程师；她长着富家小姐的秀丽姿容，却又象经历过人世沧桑、已经成熟了的女子；她象是出来投亲访友的，也可能是一个身负重任的秘密使女。总之，在这个车厢里，她是一个谁也琢磨不透的神秘的女子。

“呜——”

火车在江南的原野上疾驰。春天的大地上草木复苏，一片新绿。刚刚落过小雨的稻田里，禾苗象吃饱了奶的孩子，绿油油格外精神。然而村镇上却人烟稀少，异常冷落，一缕

炊烟从破败的村舍里孤独地升起，一会儿功夫，又被风吹散了。黎民百姓大都被官府抓了伏，去修筑阻挡共军的江防工事去了。只在那矮小茅棚的窗口里，不时闪露出娃娃们一双双火苗一样明亮的眼睛来，盯着一节节急驰而过的车厢，好象他们也在窥察着这时局的变化。

女子面容沉静地向窗外望着，心中却禁不住热浪翻腾，就象桌上泡好的那杯浓茶，几朵茉莉浮在水面，一动不动，缕缕蒸气却从杯底升起，打着旋儿往上冲。

是啊！她对这里的车站，对这段路程，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是多么熟悉而又怀着深情啊！

她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被残酷的命运抛进贫穷苦难的深渊。为了母女的生计，她不得不经常抱着从苏州家乡采来的各种鲜花，忍饥受怕，扒车到南京和滨海街头去叫卖。她常冒险在已经开动的列车上跳上跳下，躲避着官方的检查。天长日久，这个柔弱的贫苦少女，居然学会了一套飞车走壁的本领。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严峻的生活就象一个万能的雕塑家，它能把人变成各式各样的英雄豪杰、巾帼女侠。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在那些犹如梦幻的岁月里，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奇异的变化，因而使她懂得了人生，懂得了社会，也懂得了斗争。现在，她又坐上了去滨海的列车，故地重游，心中感到格外地激动和兴奋。

如今，她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穿着破旧衣衫、站在霓虹灯下、酒吧间门旁卖花的小姑娘了。她肩负一项重要的使命而来，她将面临一场艰巨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

一弯新月升起，晚霞散尽，窗外的景物悄然地隐身在迷朦的夜幕之中。

年轻女子从窗外收回目光，让那驰骋在四面八方、天边云外的思绪，象撒开的大网，随着收拢了回来。这时，车内已亮起灯光。她轻轻揉揉发酸的眼睛，端起桌上的茶杯，边喝茶边拿眼扫视一下周围的旅客。

一张张旅客的脸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表情，有的愁眉双锁，焦虑不安，有的在窃窃私语，低声交谈，有的在哀声叹气，有的在凝目沉思，就是在那些偶尔发出的笑声里，好似也透着一股怅惘空虚的感觉。

突然，她发现斜对面的座位上，坐着两个乡下佬，身穿布衣，头戴毡帽，年岁都在三十岁上下。一个是胖子，圆脸大腮上长满又黑又硬的短胡茬子，象刚收过的庄稼地。他正靠在椅背上，象是已经沉沉入睡。另一个是瘦条汉子，没有下巴颏，却有一对凸出的金鱼眼。他装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好象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可是，趁着火车的摇摆和晃动，他俩不时睁眼瞄瞄，暗暗监视着她的行动。于是她开始警觉起来。

瘦条汉子点上一支香烟吸着，一会儿，又漫不经心地仰起头，对着窗口轻轻地吐了几个烟圈。当他察觉到这个下意识的动作有点“越轨”时，急忙抬眼环顾一下左右，生怕被人看出破绽。他还特别瞥了一眼那个年轻女子的表情，见她对着玻璃窗静静地喝茶，根本没注意周围的动静，这才放下心，一本正经地抽起烟来。

其实，他哪里知道，借着车厢里那暗淡的灯光，从玻璃窗映照出来的影子上，她早把这些动作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而且，在点火吸烟的一刹那，她就一眼看清那是一支美国造的“菲利浦”牌香烟。不会吸烟的年轻姑娘，却有着对各种牌号香烟的准确的鉴别能力，她知道吸这种烟的人，绝不是乡下的贫苦农民。

“糟啦！叫人跟踪上了！”

年轻女子一口一口呷着茶水，心中“咯噔”一惊，脑海里立即闪过几个可疑的画面：刚进站那会儿，在她身后边，一个国民党的少校军官，曾经有礼貌地和这两位其貌不扬的乡下佬打过招呼。虽然只是点了一下头，但是这个细微的动作却没有逃过她那双机警的眼睛。她认为这是极为反常的。

秘密工作的习惯以及她身负的特殊任务，要求她不能不格外地警觉和小心。为了躲开他们，列车开动之后，她一连更换了三个车厢，而且迅速改了装。奇怪的是，她无论坐到哪里，这两个魔鬼的影子都悄悄地跟随着她，有时在她的眼前，有时在她的身后。而且越坐离她越近，现在居然挨到她的跟前来了。她立即判断，这两个人准是秘密跟踪她的特务。

夜深了，车厢里的人声笑语渐渐平息了下来，不少人开始休息。年轻女子扑闪着俊眼，稍微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将茶杯放下，顺手从身旁那只美式手提包里摸出一本书，打开看起来。

她看得那样认真，那样全神贯注，甚至列车员给她冲茶

倒水她都没有发现。正看得起劲的时候，她突然将书猛力一合，“叭”的一声响，立刻惊动了斜对面那两个乡下佬。他俩神经过敏地一齐从座位上跳起来，瞪大眼睛，紧紧地盯住她，生怕她长翅膀飞走似的。

谁知这位女子，只轻轻“嗨”了一声，说：“真该死！妹妹叫把金表带到滨海去修，给忘啦！”

这两个家伙闻听此言，象舞台上蹩脚的演员突然忘记台词一样，一下子露出了难堪的丑态。他们没趣地互相望了一眼，只好重新坐下，耷拉下眼皮装睡去了。

一切都确定无疑了，对面是两个跟踪者。年轻女子轻轻用手拢了拢那柔软的卷发，稍微静静心绪，然后转脸向着窗外，望着无边的夜色急速地思考着脱身的对策。

列车一声吼叫，驶过一个车站，旅客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射向灯火通明的站台。

就在这一瞬间，女子伏下身子，向对面一位花白头发的中年妇女轻轻说了声：“请给我照看一下位子！”顺手将那位妇女的黑提包挪过，放在自己的位子上，接着提起自己的手提包，一闪身敏捷地离开座位，朝前一个车厢走去。

两个乡下佬开始没注意，猛然发现人不在了，这才着急。他们一会儿伸长脖子，四处搜寻；一会儿又对着她座位上的那只手提包怀疑地看了又看。

瘦条汉子坐不住了，他眉头一皱，站起身在车厢走廊里来回搜寻，仍是无踪无影。胖子要检查那只手提包，伸手刚要打开拉锁，却被那位中年妇女一把按住，大声吆喝着说：

“你想干什么？”

“怎么，手提包是你的？”

“不是我的还是你的？”

“那……人呢？刚才那个女人呢？”胖子有点急了。

中年妇女一把将手提包抓到自己身旁，白他一眼，说：

“那我怎么知道！”

胖子碰了一鼻子灰，呆呆地望着瘦条汉子发怔。

瘦条汉子知道受骗，把手一挥，两人立即挤开人群，径直往前车厢追去……

那位年轻女子提着皮包，一直来到车长室门前，轻轻敲了两下门。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老车长，刚把门打开，还没来得及开口问话，年轻女子便一步迈进去，并随手将门“砰”地关紧，然后态度威严地说：“请把车窗打开！”

老车长一下被这个奇特的要求弄懵了。眨巴着多皱的眼皮，呆了好一会儿。当看到她的手一直放在手提包里，象是抓着一件什么物件时，不由得心内一惊，慌忙向她敬畏地点头：“小姐！就来！”

说完转过身，抓住两边的卡栓，“哗”地将窗子推了上去。一阵车轮的轰鸣声，伴着一股冷风，从窗外扑了进来，使老车长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那位年轻女子随即趋身上前，把头伸出窗外，借着灰色的月光，迎着列车卷起的骤风，极力睁大眼睛辨认外边的山形地貌。

夜幕中的各种景物，都象失落在虚无飘渺的梦幻里。池

塘闪烁着幽暗的银光，野林荒山灰蒙蒙地笼罩在惨淡的月色里，整个大地都被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

接着她又看看手表，凭着她的机警和对这一带地形的特别熟悉，她知道火车就要进入一个急转弯的上坡道了。

果然，汽笛一声吼叫，车头吐出团团乳白色浓雾，车速渐渐慢下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年轻女子回头朝老车长感激地点一下头，然后身子一缩，一纵身，敏捷地翻出窗口。一阵急风卷来，“呼”地把她的身子掀了起来，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车窗口，整个躯体都悬空起来，就象一件飘动的衣物，挂在飞驰的车窗上。

不一会儿，随着车速的继续减慢，她的身子慢慢地贴住了车身，接着轻轻一滑，顺势猛地向前一纵身，跳下了正在行驶的列车。

老车长看到这一惊险的动作，吓得目瞪口呆，半晌没缓过神来。谁知，他刚刚把车窗放下，忽然又传来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而且敲得特别猛烈。于是他又赶紧上前把门打开，随着两个乡下打扮的汉子便夺门而入。

“人呢？”瘦条汉子瞪着那双肿胀的凸眼泡，厉声喊道。

不知是出于对那位女子的敬佩还是同情，老车长轻轻摇摇头，不想把真情告诉他们。

“混蛋！”胖子立刻大怒，忽地从口袋里摸出一枚证件，猛地伸到老车长的鼻子底下，意思是说，“睁开你的狗眼看

看，大爷到底是谁？”

老车长畏缩着身子，抬眼一望，顿时变了脸色，额头上不觉冒出豆大的冷汗珠子。那证件明明印着“国防部保密局”的关防大印。他这才知道他们是军统特务。

“老东西！想找死！”瘦条汉子看到窗子上有脚印，骂了一声，将老车长推向一边，接着上前拉起车窗，朝胖子一摆手：“跳！”

两个特务一前一后，“嗖嗖”两声，跳下车去。

这时，火车已经拐过大弯，车速渐渐加快，“隆隆”的车轮声震动着大地，摇撼着夜空，在夜幕中如同骇人的怒吼。

老车长呆痴地望着黑洞洞的窗口，惊魂未定，门又嘎然被人推开。他猛地抬头，只见那位神秘的女郎，换了一套银灰色的西装衣裙，戴了一顶白色的太阳小帽，仪态端秀、光彩照人地站在他的面前。

“你……”老车长瞪大惊愕的眼睛，哆嗦着嘴唇说不出一句话来。

原来，她从前边车厢跳下之后，接着又象轻捷的春燕，飞身登上后边的车厢——她料定特务也会跟踪跳下车去的。

女子查看了车窗上两对男人的脚印，微微张开嘴，温和地朝车长一笑，轻声地说：“谢谢你，老车长！我要在你这里多呆一会！”

汽笛一声长鸣，列车如乘风的长龙，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飞去，瞬间便消失在那茫茫的夜雾之中了。

二、特别上校

从国际饭店第十三层楼上望下去，滨海这座灰色的、激动不安的大商业城市，就象一幅被一个冒充艺术收藏家的强盗揉损丢弃了的陈旧画卷，尽管破旧，但却层次分明地将自己的亲切容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滨海啊，滨海！从你诞生的那天起，就遭受严酷命运的磨难。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帝王、军阀、反动派，无情地吸干你身上的乳汁和鲜血，疯狂地掠夺你怀中的珍宝和财富。多少年代过去了，你剩下的只有悲愤的眼泪，这泪水已汇成了滔滔江水；你留下的只有那伤痕累累的身躯，怀着诉不完的深仇大恨在不停地喘息。然而，历尽苦难，你却没有屈服；你受尽了凌辱，但却刚强地站立着。你在反抗、挣扎、期待。你深信，总有一天，大地会卷起风暴，长天会响起惊雷。滨海啊，滨海！祖国的这颗明珠，会以崭新的容颜，英武的雄姿，自豪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乔仁川坐在靠窗临街、被屏风隔开的一张桌子旁边，久久地望着窗外这座他所熟悉的城市，思绪万千，心潮奔涌。他不知来过多少次滨海，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独自一人高高地站在它的头顶，伤感它的身世，尽情地欣赏它的容姿

呢！

他，穿一身笔挺的国民党陆军呢服，肩上佩戴着闪闪发光的上校军衔，是一个仪表端正、年不过四十的中年军官。虽然他身材略显干瘦，刚刚刮过胡子的脸上，微微露出一种病后初愈的倦容，但是他那双深邃的眼睛却闪烁着明净的光辉。

他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总统府侍从室主管情报的上校参谋，这次因病来沪休养，接受了一项与他的公开身份截然不同的特殊使命：中共滨海地下委员会指示他，在这座高耸入云的饭店大楼里，准时与一个从江北过来的女共产党员秘密接头。上级还告诉他，来人名叫丹华，她的代号白牡丹，带来一项非常紧急的秘密行动计划，并由他单线和丹华联系，负责领导和组织这项计划的完成。

此刻，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几样川味小菜，有怪味鸡、云白肉、鱼香肉丝，还有一瓶三星斧头牌白兰地。酒倒在杯子里，他没有喝，却从衣袋里摸出一瓶胃宁，打开盖，取出药片，用杯里的温开水冲下肚。

在他周围的那些桌子上，都是杯盘狼藉，从大吃大嚼的食客那里时而听到一片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喧闹声。近来国民党上上下下，都被一种沉闷的空气压抑着，感到黄泉路近，大厦将倾，山穷水尽，前途无望。因此及时行乐的风气肆意蔓延，席卷政府各界和富商贵人阶层。那些妓院、酒家，常常是车马盈门，应酬不迭。好象一旦到了天国，他们就再也享受不到这人间的美酒佳肴了。

乔仁川实在是太疲劳了。他掏出一张报纸慢慢浏览着，想在这段等人的时间里，让报纸上那些稀奇古怪的新闻趣事，来分散一下注意力，稍微抑止一下自己那颗过于激动的心。可是这一切都没有成功，眼睛盯着报纸，却不知上面写的是什麼。丹华这个名字总在他脑子里转，使他感到惊喜，使他感到亲切，她把他的思绪一下子引向那遥远的年代……

抗战时期，乔仁川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部队里做地下工作。于是，他从新四军部队里的一个敌工队长，一下子变成蒋军汤恩伯司令属下的一名副官。有一次他受命来找伪滨海市长吴铁城的秘书联系公事，在他准备离开滨海的那天晚上，路过百老汇夜总会门前时，忽然听到一个少女的哭喊声：

“先生，行行好吧！我妈有病，等钱买药呢。先生！你可怜可怜吧！”

他抬头一看，不远处的霓虹灯下，一个衣衫褴褛的卖花少女，被几个流氓恶少团团围住。他们把她手中的牡丹花抢去，不但不给钱，还口出恶言秽语，对她进行侮辱谩骂：

“玩花还得给钱？老子从来没听说过！”

“我看这些花准是偷来的，小心警察把你抓起来。还不快滚！”

“想要钱去当窑姐呀！你这个小模样长得还不错，换换衣裳搽搽粉，一夜能捞好几十。快去吧！哈哈。”

“哈哈哈哈哈！”恶少们下流地狂笑着，夺过一把花，转身就走。